

杲向真和她的作品

当代儿童文学名家系列丛书



中国和平出版社

杲向真和她的作品

高岚 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6 号

杲向真和她的作品

本社 编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邮编: 10003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7.25 印张 150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037—955—8/I·92 定价: 5.60 元

目 录

评论集

读稿畅谈

- 为《火牛儿打鼓》作序 陈伯吹(3)

母亲的心,儿童的眼睛

- 给《小胖和小松》的作者杲向真同志 马联玉(9)

杲向真前期儿童文学创作 浦漫汀(17)

生活,刚刚开始

- 记杲向真 阎纯德(27)

情溢笔端,栩栩如生

- 试评杲向真《你好啊,故乡》中金桂形象的塑造 张美妮(42)

琐事、灵魂及童话品格

- 杲向真儿童小说散论 黄云生(50)

认识的陌生人——杲向真 谭 谊(61)

爱光圣影中的“桃花源”

- 《翠玉河传奇》评析 冯秋红(69)

关于长篇小说《啊!不是幻影》的思考 徐莉萍(80)

二丫

- 记女作家杲向真 木 斧(95)
- 栩栩如生的幼儿性格
- 读《快乐的小鸡》 巢 扬(101)
- 感人的形象
- 读《榆树开花的时候》 吴继路(106)
- 真诚地生活 真诚地写作
- 杲向真印象记 瑶 莲(108)
- 朝花夕拾寄童心
- 读杲向真三篇记事散文 画 今(113)
- 上帝的孩子
- 我所敬所爱的杲向真老师 刘 朋(118)
- 给孩子们一个真实的世界
- 读杲向真的长篇小说《耗子精歪传》 陈予一(124)
- 杲大姐,送你一枝“老来少” 金 波(129)

泡沫集(杲向真)

- 一、榆树开花的时候 (135)
- 二、在姨妈家做客 (140)
- 三、小镇上来了卖艺人 (148)
- 四、探监 (156)
- 五、小木船缓缓行进 (160)
- 六、别了,超短裙 (166)
- 七、蚰蚰,在树上哪 (173)
- 八、产妇 64 岁 (182)
- 九、母婴篇 (188)
- 十、甘蔗水是甜的 (195)

十一、和蚂蚁打交道的日子	(199)
十二、宝贝	(201)
十三、不灭的灵魂	(204)
十四、风骨	(207)
十五、夜闯八卦阵	(210)
十六、幸福	(214)
十七、怀旧	(217)
主要作品目录	(220)

评 论 集

读稿畅谈

——为《火牛儿打鼓》作序

陈伯吹

我不会写“序文”或者“序言”，但现在我不能不写这篇“序”了。

孟子说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不是没有这个自知之明。自己虽然也经常写点儿不像样的作品、论文，甚至于“前言”或“后记”之类，既为自己写，也为他人写，总是感到写得不满意，写过后颇有悔意，“以后不再写了吧。”

可如今又得写了，是不愿藏拙，甘受“画蛇添足”之讥？还是有不得已的非写不可的苦衷？

我认识这位认真勤奋的、朴实无华的、可敬的女作家杲向真，是在我调动工作，从上海前赴北京的1955年，也正是这年4月在纪念世界名人、童话大师汉·克·安徒生的大会上。因当时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翻译、研究的同志，都自然而然地欢聚在一起。

从这以后，虽然彼此极少来往，却陆陆续续地读到她一篇又一篇的作品。从当年五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水平看，她的一些作品，是优秀的、比较优秀的，《小胖和小松》就是其中之一，这篇作品虽然早在195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上，可是到如今还是有它新鲜的闪光的生命。

正是为了这点，1956年我在《文艺报》上写过一篇《谈两位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是一篇评介文章（其中的一位当然是本书的作者，另一位则是任大霖）：逐一地谈了她1953—1956年的作品，除了《小胖和小松》，还有《春天》、《节日的礼物》和《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等。总的感觉是生活气息浓，作品描绘出了儿童的心理活动，富有儿童情趣，而又写得细腻，写得轻松、清新，像一味淡而又香又甜的好茗，意味无穷，也不缺乏教育意义。

这应归功于作者做过教师，有着深厚坚实的生活基础。是个好教师，然后是个好作家。

岁月不居，笔耕不辍，转眼间年华添上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作家笔底下又增高了一迭白纸黑字的密密麻麻的墨痕，此中有歌，有笑，有泪，有血。

作家辛苦了，但是我们的少年儿童有精神粮食了。

我怀着敬意与喜悦，乐于先睹为快地欣赏了这一迭新的篇页。请红领巾们不要责怪我吧，我也禁不住在你们的食粮中分得一杯羹，贪婪地在汲取营养了。

打开稿本来，首先接触我眼睑的是《火牛儿打鼓》这一篇，我吃惊地：“呀，又是一个小胖！可她长大了。”

读1981年的“火牛儿”，为什么会一下子联想起二十八年前的“小胖”来了？因为这两篇儿童文学作品都写出了女孩子的鲜明形象，使人不由得在脑海中涌现出过去读到的难忘的人物印象。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强大的感染力所致吧，这也正是文学形象能够起到

潜移默化教育作用的艺术魅力。

小胖是七岁的女孩子，她有个四岁的小弟弟小松；而火牛儿是个十一岁的女孩子，她有个六岁的妹妹小满。她们的年龄不同，亲密的伙伴也不同，但是她们一样都懂事，细致耐心地照顾弟、妹；当然，火牛儿比小胖大四岁，除了爱护妹妹以外，还能爱集体，为班级争荣誉。我相信小胖长大起来也能这样，虽然在作品里没有写出来。在新社会里，受新教育，坏不了，只能好。

可不是？小胖为了弟弟在人丛中走失了，眼睛哭得又红又肿，一看见弟弟，生怕再失掉似的，一把拉住了他，还关心亲切地向他问长问短。火牛儿毕竟大了几岁，她照顾妹妹更是无微不至：下了课，同学三五成群地跳绳、踢毽子……她总是匆匆忙忙地找她的妹妹，看看她绊倒了没有，在猪圈旁拿土块砸了小猪没有……这样一颗美好的心，她和小胖仿佛是亲生姊妹似的，一样的性情脾气，一样的友爱精神，也许就是这，会让读者把她俩联想起来的吧。

但是，作者经历了二十八年，尽管作品的主人公写的多数还是女孩子，这是作家写她自己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物，可作品比先前发展而有更深的内容了。

如今写这个火牛儿，不仅写她外部的长相，服装，看上去是个不起眼的姑娘，更突出刻画了她内在的性格，是个寡言少语的内向的女孩子。爷爷曾经给她起了个名字叫霍有荣，乡里大娘、大婶说不清楚，就习惯地叫她妞儿，同学们因为她有股牛劲儿，就干脆叫她火牛儿，这浑名倒也形象化。她当值日，扫地扫遍角落；抹桌椅擦净四腿；下地拾落穗，低头弯腰，不慌不忙地一根根捡过去，谁也没有她那么大的耐心和毅力。

她性格表现得更加充分的，是在一次班级拔河比赛上：她的班是女生多、男生少，处于劣势，谁都认为输定了，想弃权。可这个平时闷声不响的火牛儿却说话了：“比就比，比赛总是有输赢的，锻炼

身体嘛。还没比就打‘退堂鼓’？……”火牛儿站到最末一个，抓住了绳子的尾巴。当两班开始互相拔拉时，火牛儿先是用脚跟抵住，然后身体使劲地往后挪动，以致地上蹬出窝儿来。等到她的脚下又添上一个个的新窝儿时，终于她的班转败为胜了。可是她那双本来就破旧的鞋子，后跟磨穿了，还露出了渗出血丝脚跟。全班同学立刻停止了嘻笑吵闹，注视着她，红了眼圈。她的妹妹小满拉过她的手捂在自己的脸上，轻声问道：“疼吗？”火牛儿摇摇头，笑笑。

这个细节写得十分生动、传神，人物表里合一的素朴、诚实、憨厚、坚毅的性格，都被勾勒出来了，作品成了一幅平面而又有立体感的浮雕。

作家创作小说，要求设置细节，以塑造人物；刻画性格，以写活人物；人物活了，作品必然地也生动、有生色了。我由衷地赞赏这个短篇。

在这个集子里，《喜梅和她的老师》是二万多字的一个中篇，也是集子中出色的一篇：写的是居住在山村里的一位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姑娘，以及她的同学们，和从城里高中毕业才分配来的年轻的李老师，他们之间相处由疏而亲的学校生活。

作家的笔触灵活，线条清晰，精雕细琢地描画出一个稚嫩、美貌，不喜欢这山村和山村里的孩子们的年轻女老师。作家从自己积累的大量生活素材中提炼出一系列精彩的细节，结构成一个感人、动人的故事：那好姑娘养兔、剪兔毛，牧羊、挤羊奶、畜犬、守门户、掰棒子、煮玉米粥，学费是由自己生产劳动所得的钱交付的；老师上山患感冒，她去请医生、护理……这个原来怀着理想进山村的年轻女教师，一接触现实，处处感到失望，渴望返回城市工作；而当愿望可以实现的时候，突然改变了主意，她面对这些“小鬼头”，特别是那个“淘气包”喜梅，以及迷人的山林，却舍不得走了。

读者一口气读完这个中篇，将会竭力想象着这个偏僻的山村，

以及生活在它怀抱里的可敬可爱的喜梅姑娘和纯洁无邪的劳动人民的儿女们，还有这个心地善良、带有几分天真的青年女教师……而一时也不想把集子松手，真是一篇富有诗情画意的作品啊！

集子的后半部是散文，短短的七篇，可以说都是精品，读者会从中获得大量的美的享受。我喜欢那篇《壁虎，我的朋友》：这种小型的爬行动物，其貌不扬，谁也不愿对它的丑相瞧一眼，可是被作家写得很美。“啊，我亲爱的朋友，你一生辛苦勤劳，捕捉害虫，给人类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而你对人类却毫无所求。”读着，读着，我禁不住想起了诗人闻一多写的《死水》。

《神奇的小贝壳》也是非常可爱的一篇。作家在这篇散文里，不仅写出了一个人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且借了小贝壳的沉思，写出了发人深思的哲理：“有些人为什么要按照各自的愿望来折磨我呢？我为什么不该长得这么歪斜扭曲？……”

作家在她的篇页里，总是同情、爱护哪些人，为他们鸣不平呢？！

如果说艺术是主观性的，那末，我敢于这样说：作家的作品，无论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都写出了她自己的风格：轻灵，明快，细腻，秀和美。

她写火牛儿的神情时，“她的细长的眼睛眯了起来”；写喜梅遮住作业本不让老师看时，“两只手臂紧紧压住，还把下巴也压了上去”；写李老师上课时，“老看手表，似乎嫌时间过得太慢”，还写她笑起来时，“用手背捂着嘴，显得很娇美”；写婴儿车推进产妇室时“好像推来了一车阳光，将这房间照亮了”。写棚子里一阵难堪的沉默时，“只听见外面哗哗的雨声与隔壁牲口喷鼻和嚼草的声音”……

作家的语言也是精美的、幽默有味的：在苗圃里看到培育比绣花针还细的小树苗时，“我开玩笑地把苗圃叫‘幼儿园’”（《苗圃》）

写孩子是小贝壳的真正的鉴赏家时，“孩子用舌尖轻轻舔了舔小贝壳，然后扣在耳朵上凝神谛听，他听见了什么？他听见它在雷鸣电闪中和大海在歌唱。”（《神奇的小贝壳》）写孩子们在榆树下采集榆钱时，“淡黄色的尘雾裹住了我们的身子和笑声，和大哥，大姐们裹在绿色的榆钱中发出的笑声，一样的欢乐，一样的悦耳”。（《榆树开花的时候》）

作家创作的艺术手段，也是值得记取和称赞的：

写火牛儿在拔河比赛中为了集体的荣誉把全身力量投进战斗中去的情景时，忙里偷闲地还写上了“她妹妹小满看见姐姐过度用力而扭歪了脸形，就跺脚哭喊起来；”待等姐姐要她喊加油，“加油！加油！稚嫩的童声就在空中飘荡。”从侧面加强加深了火牛儿的努力与拼搏精神，起到旁敲侧击的作用。

又，当年轻的李老师抱怨山村简陋、厌弃小学工作，却因在教学生活中理解了孩子们真挚的思想感情时，尝到了学生对老师尊敬与热爱的甜头，思想上受到了触动，正在逐渐转变的时候，突接家中的电报促她“速回城里”。这一笔，写得恰到好处，写得急剧有力，故事有了个快乐的结局，作品的主题也被突出出来了。读者读完有安息之感，却又有余音袅袅不绝之味。

作家很熟悉儿童心理，这一点肯定在作品里被深切感觉着的。但是作家在根据儿童的心理活动，描写儿童的生活，塑造儿童的形象时，并没有被客观地牵着鼻子走，以致自然主义地出了儿童的“洋相”。恰恰相反，她是在与儿童心理状态相合拍之中，注入了时代的、积极的新因素，借以推动、发展他们天性中固有的追求光明，勇敢向上的意向，培养并建设下一代的精神文明，让他们健康地成长，成为正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应该是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天职，而我们的作家庄严地担负起了这个责任。

母亲的心，儿童的眼睛

——给《小胖和小松》的作者杲向真同志

马联玉

……桌上的那本《小胖和小松》，被楼上的一位小朋友借去了。后来，她借给了同学；她的同学拿到学校又借给了别的同学。这本书又不知经过多少读者的手辗转传阅，还回来的时候，虽然包上了书皮，但地脚靠近标页码的地方已经磨得毛茸茸的了。

我问她：“这本书怎么样？”

她严肃地思考了一下，点点下颏说：“可以！”

我问她为什么“可以”。

她说：“写的都是我们小孩的事，特像！”接着，她兴致勃勃地讲起了公园里的小胖和小松，电车上好表现自己的小平，爱帮助人的小梅和鸽子，办事情认真但不信任人的王小平和妹妹小娜，淘气包大方和小元，爱耍骄傲后来有了进步的李华，以及从小参加了革命工作的金桂姐姐和小顺

子，可爱的勇敢的毛兔和浑头浑脑的米米，还有可怜的小豆儿、小牛和小玉……。仿佛，这些都不是书中的人物，而曾经是她的朋友，她与他们谈过话，一块玩过，同过欢乐，也同过苦恼。

我想先告诉你这件事。因为，广大读者是文学作品最权威的评论员和鉴定者。儿童文学也是如此。小读者是最不肯马虎、最不易于满足的；他们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要求之严格、态度之认真，往往超过成人读者的多少倍！

“可以”，似乎并不是很高级的赞赏之辞；但这却意味着：你这本为孩子们写的书，不但曾受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广大少年儿童欢迎，而且得到了七十年代的孩子们的承认和批准。

记得，我们曾多少次谈过，儿童文学要发挥教育少年儿童的作用，首先要做到能够吸引他们读。而一部能够对少年儿童真正焕发出艺术魅力的作品，对广大成年读者，也往往是好的精神食粮。你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你的努力收到了值得钦羡的成果。

《小胖和小松》这个集子收集了九个儿童短篇。其中的《小胖和小松》等六篇，是反映解放以后的少年儿童生活的，表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新一代的重视、关心和爱护，描写了孩子们的成长与进步；《在灰色的日子里》和《三颗流星》，取材于解放前的少年儿童生活，揭露了旧社会对少年一代的毒害与摧残；《你好啊，故乡》跨越了两个时代，表现了在苦难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这些作品，都准确地抓住了时代的特征，描写了不同方面的少年儿童生活，充满了生活气息，洋溢着儿童情趣，不仅吸引了广大的小读者，也吸引着成年读者。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种吸引力，主要是来自作品中那些在不同环境中成长的不同的孩子的典型形象。你笔下的孩子，不是那种缩小了的大人，也不是那种只有年龄特点而缺乏个性特征的一般化的孩子，而

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读你的小说，很难说哪一个作品是配合那一项政治运动的。不，你的用意不在此，你是想着意刻画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儿童形象。你写旧社会的孩子，是写他们经受苦难，向往光明，用他们柔弱无力的小手，驱赶着暗夜，召唤着黎明。你写新中国的孩子，又都是那么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关心集体，热爱劳动，踏着英雄的脚步，准备去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有时，你也用循循善诱的态度去批评他们之中有的人染上了任性、骄傲、好突出自己等坏毛病。你以一颗母亲的心，捕捉着他们思想上的每一点细微的变化，使他们的性格在那些最具有时代风格和个性特征的细节描写中突现出来。

有人说，优秀的儿童短篇《小胖和小松》，塑造了我国五十年代少年儿童的两个典型。我看此话颇为不无过。七岁的姐姐小胖领着四岁的小松，假日里逛公园，弟弟走丢了，人民警察帮助姐姐找到了弟弟，把他们一起送回了家。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然而，你通过这个简单的故事，为我们刻画了两个栩栩如生的儿童形象。使读者一进入故事，首先就被这两个孩子的性格紧紧地吸引住了。

弟弟小松一走进公园就像撒开缰的小马，到处乱跑，第一次带弟弟出来的姐姐小胖发出警告：弟弟再乱跑就不跟他玩了。

小松回转身看了看，他就怕姐姐不跟他玩，可是现在他知道姐姐是吓唬人的：这里又没有大皮球，冬冬和小林他们都不在，姐姐不跟他玩还能跟谁玩呢？这一点吓唬不了他。小松得意地笑着退了几步，回转身又想跑。

一个四岁的男孩子进了公园就乱跑，并且以自己的经验判断出姐姐的警告不过是想吓唬人，因而满不在乎。这种性格描写，为他以后走失，埋下了伏笔。接着，写乱跑的小松撞在一个叔叔腿上，跌了一跤，那个叔叔急忙把他抱起来。这引起了小松的极大不满。